

第一〇五册目次

法苑珠林一百卷(四) 唐道世撰	一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四卷 宋天息災譯	一八〇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宋法天譯	二二四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一卷 宋法天譯	二三〇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一卷 宋施讚譯	二三八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一卷 宋法天譯	二四二
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二四五
七佛讚唄伽他一卷 宋法天譯	二四九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五卷 宋法天譯	二五二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遍照大力明王經二卷 宋法護譯	三〇五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三卷 宋施護譯	三二一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三六〇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三六三
分別善惡報應經二卷 宋天息災譯	三六八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二卷 宋施護譯	三八三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一卷 宋法天譯	三九四

佛說金耀童子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四〇三
佛說較量壽命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四〇九
嗟轍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一卷	宋法天譯	四一七
讚法界偈一卷	宋施護譯	四一九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一卷	宋法天譯	四二五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一卷	宋法天譯	四三一
大寒林聖難拿陀羅尼經一卷	宋法天譯	四三七
佛說諸行有爲經一卷	宋法天譯	四四〇
息除中天陀羅尼經一卷	宋施護譯	四四二
一切如來正法秘密篋印心陀羅尼經一卷	宋施護譯	四四三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一卷	宋施護譯	四五一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宋施護譯	四五三
妙法聖念處經八卷	宋法天譯	四六〇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五一九
六道伽陀經一卷	宋法天譯	五二四
法集要頌經四卷	宋天息災譯	五二九
菩提行經四卷	宋天息災譯	五七一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六〇二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	宋天息災譯	六〇五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五卷	宋施護譯	六〇九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一卷	宋施護譯	六四四
聖持世陀羅尼經一卷	宋施護譯	六四六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府十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季玄撰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

部有

迷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翫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衆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蕪明若是收收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迷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已不為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取改所以如來棄捨我

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辟如智人先誠已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衆憎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已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卧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汗身仰視岸人及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提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腳跡一切世人詈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

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
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
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爲八一作愚癡
二口瘡瘰三受身癭陋四顏兒醜惡其面側
慶見者蚩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
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
不值佛世

朱九十

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
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
屢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
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
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
之處衣鉢卧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
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
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
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
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虫還食其肉於我法中
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
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

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尔時
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
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冢間行求死
屍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
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
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
已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
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
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
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所至之處亦
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
種終不生牙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
善根不得沙門果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
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園廁釋提桓因不
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

朱九十

朱九十

三

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為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故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

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為多不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 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

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為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

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 今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

朱九十

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

若卧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卅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搗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

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

我是下根九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

課種種若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

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王豈預斯事故佛藏

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

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

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

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

府 朱林九十

五

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又成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唐養怨則亦

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

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

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

手而去墮在惡道猶如豚子捨床蓐去破戒

比丘當於百千万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

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

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况

能消他衣服飲食卧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

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

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

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世樂

奴僕 又增一阿舍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

被飲食牀蓐卧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

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

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

乱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尔時彼

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

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 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榮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礪不淨活命者是

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筮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為人說四者為

瘡

朱林九十

六

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為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已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迦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

薩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離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尔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嫉恚手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成說五慳之中家慳攝也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

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辟如餓狗憶惶緣路遇值璚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饒或舐或齧或吮歡愛纏附初無捨離

朱林九十

七

時有利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遙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爲餘事豈復求此無肉赤塗之骨璚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嫉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着美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耽着屎尿

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弃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爲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於已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爲癡丈夫爲活命者爲守財穀奴僕餘者爲重世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爲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爲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爲親密調諍交頤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卧具病緣

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安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

朱林九

八

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眾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法永盡無遺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

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又寂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乱哉逃奴走婢亡破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余之時十二部經沉沒

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万不着一介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又正法念經

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

府

朱林九十

九

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

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
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
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起罪行又大
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
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
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
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
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 又涅槃經
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
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
三為卧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
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能破
比丘為食欲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卧具
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
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
為少欲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
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
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

受人信施如亭歷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
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虫 及以烱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
不敬其家如家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
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
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破
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
衣次第捉籌名為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
朱林九十
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鑊以纏其身若持鉢
盂則是盛烱銅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
飲熱烱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
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眾僧牀
檯是為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
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

若在銅櫬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櫬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烱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櫬吞以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焦燃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

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蘇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櫬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

要集眷屬或有厭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切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世有偷盜業未盡尔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

府

朱林九十

十二

府 朱林九十

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儻作樂園碁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詆諆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染販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為首若不依戒眾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辟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為疾風所飄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結戒為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尔時有比丘將一沙弥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弥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弥言汝今還去道迫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湏沙弥受取繫着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弥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沙弥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弥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弥言汝何故啼沙弥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荅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尔時大目犍連共專頭沙弥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弥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着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弥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弥來荅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

府

朱林九十

十二

耶荅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弥捉金銀及錢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先死道異當速在嚴致於遠處尔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棄者湏更然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然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未曾有辟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湏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尔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然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莫輕小惡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

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豎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

府

宋九十

十三

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陶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乱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爲吾等未

曾有益今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即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頓下走去何爲神曰卿

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設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吾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後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足貌人鬼婦行路迥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宿女人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前

進見鬼所噉人骨髓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
惟不如焚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却
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
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
女人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
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媼

府

朱九十

十四

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
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截之瓮中鬼
聞人氣謂婦言余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
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作何以不歸鬼
言坐汝所爲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
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爲

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
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因問夫 佛戒云
何鬼言大飢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此是
無上正真之戒吾所承說耶婦言但爲我說
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爲說三歸五戒鬼初一
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

於瓮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
自歸依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
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
仁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
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懼故還耳婦言
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略將
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
此鬼一人共還道途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
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
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
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余乃解耳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

府

朱林年

十五

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
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
有賢長者輩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
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
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
如捨置餘道奉勞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

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快言於是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煞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導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介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有息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鈎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姪女鬼神以刀掬割其陰又有鬼神洋銅浚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竟來分裂取其血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戰慄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

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

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咎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雜幡蓋供事三寶從今已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

朱林九十

十六

如此言者是為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

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頌曰茫茫惚惚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色漏卮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竟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万劫長塵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興 隋沙門釋慧雲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哲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夢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少年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頃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唄訖

齊

朱九千

十七

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歎歎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因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何乘舉也言卒而舉至達既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床坐姿負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歛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